



故事的世纪红利 与网络文学“走出去”

夏烈



▶ 制造了巨大 IP 效应的热门网络小说《大江大河》《盗墓笔记》和《亮剑》

互联网和新世纪给予了故事全新的生命力

认识网络文学包括它的海外传播势能，有必要回到文学与人类的一些基本关系。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在大众文化遍及全球，且文艺作品与文化产品、文化工业紧密暧昧的接榫过程中，其一部分原始功能、特征被极大地释放——比如故事，比如娱乐，比如陪伴。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凡受过文学经典及其系统训练的人都知道并相信，语言是文学的核心。可以说，文学性主要就是语言的结晶，通俗地讲，对于纯文学而言，作品行不行，可以简化为语言行不行。语言不过关，就不要“玩文学”了。

但在专业的文学圈子以外，特别是大众文化全面降临下，一个隐秘却展开的事实是：世界通用的文学最小单位不是语言，而是故事。故事比语言的粒子尺寸更大、更粗粝，但也比语言壮硕——越是精微的语言越是有局限，比如一个说法是“诗不可译”，而故事很少被认为是不可译的。人们从小到老都在听故事、看故事、讲故事，成为故事，乐此不疲。好的故事天下流传，不同语言、民族的人们因为故事互相了解，共

同陶醉在故事的套路和花样翻新里——故事是人们共同的摇篮，它确实达成了文学对所有人最基本的承诺：陪伴。

关于故事的特点及其时代，本雅明曾以《讲故事的人》为题，总结了故事和小说的区别，认为故事有传承经验、给予生活忠告的功能，而现代性意义上的小说从关注自我而扩及人性困境，对他人“无可奉告”。莫言是另一位用《讲故事的人》为题，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描述自己创作跟中国故事传统之关系的著名作家。他说他的文学创作萌芽于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故事，听村庄来的说书艺人讲故事，以及山东老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也令我想到 2018 年网文热点作品《大王饶命》。在这部幽默、自由而有所类型创新的作品中，作者“会说话的肘子”夹带了一段自己的创作谈，他说：“之前我在上海拍摄阅文宣传短片的时候，某位制作人就问我，你们网文跟传统文学到底有什么区别，你们的骄傲到底在哪里？我想了半天才回答说，我写小说是因为我心中有故事……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遗憾，最终抑郁在我心里成了新的故事。也许我的故事里也终究会有遗憾，但我在圆自己的梦。好春光，不如梦一场，这大概就是

我一头扎进网络文学世界的本质原因。与其说我是大神作家，不如说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无论经典的作家，还是新晋的网文大神，在“讲故事的人”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换句话说，故事并未因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小说即其哲学性的变迁而真的翻篇了，互联网和新世纪给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

当然，给故事带来“世纪红利”的原因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今时今日的全球故事传播显而易见与文化工业以来的技术、资本和消费文化有关，影视、畅销书、动漫、游戏等成了叙事艺术向叙事经济转化的最佳媒介。而新兴产业市场中的网络文学产业链更是一项引领全球的中国式创举，印证着故事经由文化工业这班车，积极全面地向着互联网时代的数字经济挺进。我们看到前一个阶段顶级的网络文学大神的读者与社会影响力、创富价值、海外传播价值等，就能明白这种以故事（IP）为核心的生产链条所具备的当下性和现实性。这其中的典型案例既有像唐家三少《斗罗大陆》、南派三叔《盗墓笔记》所代表的热闹型的全产业链、多时段开发模式，也有如阿耐现实题材《大江大河》（原著《大江东去》）、都梁革命历史题材《亮剑》所代表的品质型的影视等改编的成功即其市场规律运用。（下转第二版）



《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
李泽译
刘丰译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比较分析，指出美国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注定会失败。



《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

马晓林著
中西书局出版

该书证明了《马可·波罗行纪》在礼俗等方面的史料价值，也揭示了蒙元时代欧亚大陆多元文化交流的众多侧面。



《朱鹮的遗言》

[日]小林照幸著
王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通过濒临灭绝的鸟类朱鹮，展现人类对自然所犯之罪及想要偿还罪行的人们如何挣扎的报告文学。



《唐大郎纪念集》

张伟 祝翔翔编
中华书局出版

唐大郎以小报报人的视角，为我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诸多“小事”“身边事”。



《蒙古与唐古特地区：1870-1873 年中国高原纪行》

[俄]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著
王嘎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作者把神秘的内陆中国呈现给了西方世界，对后世影响深远。